金華徵獻略

金華徵獻畧

婺州兩浙佳山水處也其人物之見史冊者自季漢三國始其文章宦蹟則自唐始而理學之興則自南宋始當宋南渡呂成公得中原文獻之傳來居此地倡道東南學者雲集紫陽

亦遺了就學厥後何王金許四先生
傳考亭之學於黃文肅師弟相授其
教益廣後之遡考亭學脉者必以婺
州爲的嗣五傳而至黃梆𨻰寺增華
益輔以文迄於前明宋王諸起實開
一代文教之盛至明中葉楓山掘起

而婺學仍㳄繩繩相仍以至於今葢其地有芙蓉三洞仙華寶掌之勝山川之靈蓄而必泄故精華之貯發爲正學夫學者所以陶性情厚人倫美風俗也以故婺州之士類皆敦崇淳樸無一切浮華之習而孝子忠臣卓

行貞節之人接武而生至於大山巉
巖之下幽人抱素勳名不必著於世
而師之所傳其徒繼之至於際遇亨
期而文章禮樂之興卒於是乎取洽
易曰鳴鶴在隂其子和之雖其寂寞
瞭翳而此唱彼和繼志嗣音其聲之

遠閒者固在也則夫君子之業豈在
一世兩世以課其效否哉余奉
命屢經是邦仰曩哲之餘徽感斯文之
常在恒與生徒指數風猷以激勸之
而東陽王君虎文撰錄徵獻畧乞余
爲序其書上自漢魏下迄元明分孝

友忠義儒學名臣文苑卓行以至遊寓凡十三類其蒐羅也廣其考覈也詳其評論也確條分類別筆法謹嚴一開卷而數千年事如在目前所以感發性情翼人倫美風俗者將於是乎在右之碩儒居是邦則紀是邦之

人物如襄陽益州耆舊諸傳皆國史之佐輔王君之所撰猶此志也况金華諸賢爲考亭道脉所在尤不可以無錄而表彰前憲以教後來又督學使者之責也故書其首簡如此

旹

康熙庚子秋八月良日督學使者新安汪漋書於武林試館

金華徵獻畧序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表彰人文傳之百世使後之人有所觀感而興亦礪世磨鈍之功也婺州素稱人文淵藪其彰彰於古今者孝子忠臣理學名儒奇才卓行隱逸異人史册誌乘外若敬鄉錄賢達傳文獻錄婺書文徵詩粹淵源錄非不纂述

於前而世遠年湮則殘缺隱晦即鄉之人
亦有不能舉其先哲之姓氏者是必勤爲
全書庶可以表先而傳後然非搜羅廣識
見精論斷確則雖有成書亦不足以徵古
而信今昔人所謂三長備而後可以作史
豈虛語哉黃子殷遐以金華徵獻畧來謁
曰此吾師東陽王鶴潭先生所撰錄也蓋

所心數十年於此矣金華金孔時爲之梓願得一言以冠簡端予展讀數過見其分類也明晰立傳也簡該討論也正當自秦漢以迄元明上下千餘年間人物性情形貌躍出紙上使人如接其謦欬試舉其大端其敘孝友也則血染丹青性流毫楮其敘忠義也則寒鐵生輝精金躍彩其敘

儒學也則江漢淵源風月兖舞其叙功業也則手拄山河氣呼雷電其叙文學也則緣錦編珠鏤金戛玉有時見古檊亭亭在八面風中無傾側俯仰之態如置我於淒風苦雨䔥燈冷燄中一轉盼則天朗氣淸穹宇澄碧無復黃輿塵土氣忽又輿孤雲野鶴廻翔於千波競湧一亘長空之間則

於貞烈隱逸仙釋閒適之昔太史公作列傳鬚眉面類一一如繪毎不能釋手鶴潭此書揭古人所不能傳之形與其所不能傳之真亦猶是也他日有以其書上之史館頒布海內則維風易俗固且不朽豈獨名山石室之寶乎余磟磟簿書心知東陽有王君虎文諱崇炳君鶴潭年八十恨未

獲一見之前年過東陽見一老叟貌蒼古
樸實不通姓名竊擬其是而不謂其撰錄
精靈乃爾及讀其學耨堂文集更令人神
往矣寄語鶴潭此滇海我軒主人不文之
言聊書倘端不足以傳其書且欲以其書
傳也
皆

雍正歲次壬子陽月

滇海趙元祚承錫甫撰

金華徵獻畧序

莫重於文獻國有史郡有志家有乘闕則獲之於野疑則徵之以稗搜殘討逸微顯闡幽上下數千年文獻備而乃成掌故然有其文而未必賢者矣未有其人賢而文不足以垂世者也則獻爲尤重俗學紕繆放佚舊聞橫見側出未由師承先賢之墜

緒茲如也於文乎何有宣尼之聖也其言
禮則曰聞諸老聃好古則曰比於老彭毛
詩之序也以公孫尼子孔叢子仲梁子高
子孟仲子公穀之傳春秋也以子沈子司
馬子子女子北宫子魯子尸子公子啓蓋
不忘所自也至於桑梓之地則加意敬恭
為此昌黎切切於釣遊眉山惓惓於鄉曲

匪直則古稱先學者自應宜爾亦以老成典型所當景仰者自在事不師古而抜然自是直游言横議耳何當焉然儒者崛起一鄉地寒行薄先哲邈然雖欲上下議論鋪陳述作而邈不可得有其賢矣而承其後者悠悠忽忽空蝗粱黍才學無三長之稱纂錄鮮千鍾之助雖有鄉賢懿行亦徒付

之紙敝墨渝蟲蝕斷爛黯黮無光此亦後
學者之過也東陽鶴潭先生獨以金華文
獻爲已任蓋婺州代有賢才至宋元明而
大盛會萃兩浙之英華文獻幾甲於天下
先生以明經操著錄之柄徵引皆有來處
其論通而介平而不撓拔拂一過如春風
之入座也婺州之獻得先生爲表彰而忠

孝仕學之林芒寒色正乎尹旁建能使其
人與骨并其言而不朽真足為發賢揷齒
牙樹毛髮其人傳其文傳矣感不絶於余
心溯風流而獨篤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
清此書當有神明護持以脩
聖朝良史之採擇豈直並梓濂之士女襄陽之
耆舊汝南之先賢已哉鄕曾承乏史閣書

此以志券焉

昔

雍正十一年歲次昭陽赤奮若四月秀衣

年眷姪諸錦拜撰

序

金華山水甲於他方山有仙華靈洞之奇水有雙溪繡激之勝靈萃所鍾英賢迭出自秦漢以迄唐宋代有聞人至南宋而極盛東萊呂成公以中原文獻倡道於茲一時從遊之士君台冉者則有若喬文惠葛端獻其餘樹名節建功業者指不勝屈迨何王金許四先生得朱門之正學遞傳至白雲先生而門人最盛若柳文肅黃文獻及宋文憲王忠文踵武而起遂開有明三百年文教之盛暨明中葉章文懿講學蘭江程文恭講學五峰其時居朝列而著賢聲者約三

十餘人此小鄒魯之稱有由來也然代遠人湮不有記載生乎後者孰從而知之記載之書在元則有吳禮部之敬鄉錄在明則有鄭淸逸之賢達傳童庭式之文獻錄以及董東湖之金華淵源錄

國朝則有吳賜如之婺書姜子發之婺賢言行錄諸先進之書要皆畧焉不詳祗載名臣理學文儒而於孝友節烈卓行多不錄惟吾　師徵獻畧無所不登自孝友忠義以迄仙釋中分十三類統計二十卷至其搜遺采之金華雜志惟儒學傳自元以前則取法於宋濳溪元史明以後則黃黎洲儒林錄及萬季野

儒林源流考博採羣書而斷以已意備古今人物之
缺闡道德性命之精發至論以闡幽引羣言以証實
靡不考核至當以成是書自來撰錄之家不無偏見
重理學者以事功爲斗筲重經濟者祇儒教爲芻狗
尊經術則薄詩賦爲浮華尚文辭則鄙疏義爲訓詁
意有專主必多遺棄吾師學窺淵源識量廣其
所載如聚衆寶於五達之衢隨其所好以爲取舍而
無價衣珠自在其中惟知者自得之盡不僅一郡之
書而凡有志於學者之寶筏也元以不得流傳是懼
予友金君孔時好善樂施志存表彰刻其家集方竣

以金華役獻畧相告慨然允諾元復加較讐即付梓人夫事非偶然人如有待吾　師專精此書一郡人物之面目待之以開葢由宿契適遇金君爲之刊布巧値機緣而元亦得効力其間精神闓感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尤願讀是書黙悟先賢於楮墨之外而神契志通無負吾　師撰録苦心與金君刊布之意云

雍正十年壬子夏月門人黄廷元百拜敬書

引例

金華在禹貢揚州之域漢時爲會稽郡漢季三國始有人物見於史策至唐神龍間鑿臨海首出開一代文字之先舒馮諸公繼之文章政迹史不絕書至宋而東萊呂成公得中原文獻之傳倡學婺郡何王金許踵武並興相與講明考亭之學論者以比鄒魯而陳同甫唐悅齋以絕出之才左右翕張之彬彬盛矣下逮於元吳立夫柳道傳黃晉卿陳君釆後先繼起相與紹述聖學佐之以文不難

與虞揭黃顏明與宋潛溪王子充諸公以英儒宿學遇主於草開國鉅製皆出其手一代文教之盛婺州諸老首闢蠶叢而朱公未孩張公止菴復以文宋瑞余忠宣之峻節要勝國之終而爲之後勁不亦古今人物之林哉夫稱述前賢以爲後法此亦學者之責也前輩留意桑梓每多編錄近世學者或不能舉其鄉先進之姓名良可慨矣崇炳學識固陋向因撰錄金華文畧於蘭谿唐氏會集舊編頗知先賢顛末夫書苦不能集集矣苦不能闡旣集而闡焉不能詮次成編使前有傳而後有述

則其人不無罪焉用是采輯羣書取其人之表表可傳者分類爲傳命之曰金華徵獻畧使學者欲求先賢之言則文畧可稽欲考其行則茲編頗具其概至因畧以求詳則於同志竊有望焉

立乎今日以指宋元宋元之人遠矣又上而至唐益遠矣固不可以意爲斷也則取憑乎國史其不登國史者自元以上則有吳正傳敬鄉錄自明初以上則有宋文憲之人物志其他則考之其文集中之傳志讚序文憲最重桑梓持論平允陳明卿稱其徵隨皆仁義之氣者信也下此則徵諸鄭清

逸之賢達傳童廷式之文獻錄然二書人多事少類登科錄世家譜兹則約取其人而增其事近則有吳賜如之婺書婺書之文高矣然賜如以才子之心眼以史法論一郡之人則所遺多矣外此則不得不徵之志書志書惟蘭谿志定於章文懿言簡而事核其餘恐不能無濫不足以取徵則徵之鄉賢鄉賢能無濫乎無巳則徵之他郡歷官之名宦名宦不濫則仍考諸本志之質直可據而無支繁浮誇之詞者何則近世之志書以人情爲賢否于孫盛則祖宗賢子孫弱則祖宗泯矣

以年統事左氏法也以類統人史漢法也故人用類叙首孝友次忠義次儒學次名臣次文學次政績次卓行次隱逸次貞烈次仙釋次方技次來宦次遊寓凡二十卷其有父子孫皆錄而行異者則附見於後亦史漢法也分類則易於觀覽而未必悉當則賴乎後人之裁定也

胡汲仲宋之廕生而仕於元其列於儒學奈何曰仍宋文憲元史之舊也文憲與汲仲相先後其言論行事必有得之真者章文懿作蘭谿志不列范香溪吳正傳於理學而茲列之儒學奈何曰香溪

之心箴朱子登之集註今
與程子四箴同揭於學宮矣非儒而何吳正傳則
元史已收之宋史不收唐悅齋而今錄之奈何曰
此宋史之缺宋文憲且爲之補傳明儒朱序賢之
論可考矣予之錄唐悅齋猶宋志也明儒自范葉
以下至楓山門人皆遵皇明儒林錄而五峰諸子
則遵陳春洲宗傳廣錄自春洲以下則遵東陽承
康志而今且登之明史矣諸賢之登明史四明萬
季野之功也凡予之所收皆經前人之論定至於
未經論定而遺者正不少也是在乎廣搜者也

學者人異其師莫不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志理學則薄事功如土芥好文章則視性命爲迂談殊不知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功無理則爲功利立言無理則爲浮華人物半在理學吳賜如作鑿昔於理學頗畧蓋偏見也然理非虛立功之主者卽理故尚書曰寅亮天工又曰九功惟叙古之儒者以理立功理與功出於一故在上而世治後儒以理立言理與功出於二故在下而世衰董子曰明其道不計其功功在巳可不計也功在人不可不計也故叙儒學而不輕事功凡以

此也其不名理學而名儒學何也曰仍宋文憲元史例也名理學則儒有不言理者矣豈可棄乎故予於儒學言理言心言事功皆一概收之而特不取僞耳

其有位列祭備國史無稱而皆列之名臣何也曰序爵也春秋天子三公書爵王朝大夫書字列國大夫書名若列國之上士則未嘗以名見其重爵如此生於此土爲此邦之人苟能策足王路躋身九列爲桑梓光但能恪守官箴以保令名則雖盛位無赫赫之光亦皆以名臣稱之葢一郡之名臣

非一郡之名臣也其有卓然爲一代之名臣者觀其傳自足以知之亦並列其中而不別至於位非九列而列名臣則以其賢也賢而特書春秋之法也

昔孔子欲紹述夏殷之禮而歎文獻之無徵其得傳文武之道則以賢者之識大與不賢者之識小君此邦而稱述此邦之先賢以爲後法則皆在識大識小之列者也其有官此土而任表彰之責者司李阮霞嶼司訓楊齊莊也其訪求散失以佐助之者蘭谿章無逸也作敬鄉錄者蘭谿吳正傳也作

賢達傳者浦江鄭清逸也作文獻錄者蘭谿童廷
式也作婺書者義烏吳賜加也其手抄先賢之書
以待採錄者蘭谿葉永和也其作道驛斯文在茲
集以表彰先賢者湯溪張申伯也其捐資刻先賢
之書者金華陳宸若也其募刻潛溪全集併補刻
諸書之缺書成而所募不繼貰屋以償刻工者浦
江傅晉初也作婺賢言行錄者金華婁子發也予
作徵獻畧自刻募刻皆不能付之諸子以待後而
已今金華金孔時慨然刻布則孔時亦在識大識
小之列者矣

金華徵獻畧目次

卷一

孝友傳

卷二

忠義傳一

卷三

忠義傳二

卷四

儒學傳一

卷五

儒學傳二

卷六

儒學傳三

盧格　章懋

章拯　董遵

凌瀚　黃傅

李滄　徐用檢

孫揚一　程文德

應典　李珙

周瑩　程梓

盧可久　杜惟熙

陳時芳　陳正道

陳其愨　呂一龍　程文德以下至此俱入明史

卷九

名臣傳三

卷十

文學傳一

卷十一

文學傳二

卷十二

文學傳三

卷十三

政績傳

卷十四

卓行傳

隱逸傳

卷十五

貞烈傳

卷十六
仙釋傳異術

卷十七

李倩　洪遹

趙汝安　蔡杭　范之才　姚舜明　蕭振

胡楚　陳天瑞

舒邦弼　汪綱　江文衡　孫度　高參

徐承　孫伯虎

王霖龍　徐永益

怯失烈　亦憐真

周自强　劉元

許廣大　王宗顯

張熙　石玥

卷十八

名宦傳二

卷二十

遊寓傳

金華徵獻畧卷之一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梓

孝友傳

顏烏

秦顏烏母亾、負土爲大塚、群烏數千、啣土助之、烏喙皆傷、始皇聞其孝行、遂置縣曰烏傷、

論曰秦時烏傷縣、隸會稽郡、環婺七邑之土、皆烏傷也、以顏塚所在、故今義烏獨專此名、夫秦虎狼

之國也。焚詩書。坑殺儒者。而獨重顏烏之孝。蓋至性誠篤、則異類皆格、況秉命爲人者乎、

斯敦　許孜　許生　馮子華　應先　唐君佑

吳斯敦、東陽人、父偉本姓史、赤烏元年、以失刑論死、敦年十四、與兄從泣血上書、求以身代父罪、兄弟爭死、吳主義之、釋偉而復其官、僅二子賜姓斯氏天下斯姓皆宗東陽、偉既釋致仕、病、敦刲股以進、乃瘳、比卒、廬墓三年、邑里化之、名其鄉曰斯孝鄉云、

晉、許孜、字季義、師會稽孔冲、冲卒于豫章、孜千里奔喪制服三年、親歿、建墓縣之東山、以方營大功、乘晏宿

墓所、旁一悲號。鳥獸翔躑、墓前植松栢。鹿麛之仆。孜悲歎曰、鹿獨不念我乎。是夜、虎斃鹿松下、孜悲而葬焉、郡察孝廉、不起。咸康中、詔旌其門、子生亦以孝行著、許墓在虎峰、其南曰鹿峰、皆因孜而得名、唐馮子華、應先唐君佑、皆以孝行受旌。子華廬墓有、靈芝、白兔之祥、郎節度宿之父也。子孫貴盛一時無比、應先居喪盡禮、素食斷鹽酪。泣血、廬墓三年、開成二年、有司以事聞、賜旌表、唐君佑與應並稱、事親居喪俱著、至行天子表其門、賜粟帛、州縣存問、

論曰此之謂六孝。皆東陽人也、東陽之冠族、日舒

馮喬葛朱輪華轂軒冕之盛、一時罕儷、時移世殊欲求其故居無有存者、迄今過斯許之鄉。猶使人起敬。夫名公巨卿。勲業爛焉。而農家韋素之士。起而先之。豈非以其理愈庸。其事愈難哉。六孝舊有祠名與孝、今專祀二許、祀以白雲、非舊典也、鄉先進趙衍述鄭侯準之言曰、孝子宜祀也。祀許而遺諸孝不公。白雲亦宜祀也。祀之於孝子祠。不類。有司狥之、無禮、於是悉釐正之、以許孝子之祠仍祀六孝、爲興孝祠、而別祀白雲於中興書院、今旣祀白雲於中興書院、仍享六孝之牲牢、配食二許之

側、而斯惻應虐、彷爲若敖氏之鬼、人心則在、興朧

聆彰、而矯正爲難、別居千載之下、侃侃然欲議三

代之禮哉、

陳大竭何千齡鍾宅

陳大竭、浦江人、二親亡、即墓手植松栢、衰麻終身、形

貿枯瘁、哀哭不輟、所植果實、烏鳥不啄、

梁、何千齡、浦江人、四世同居、貞明六年、詔旌其門、

宋、鍾宅、浦江人、淳熙中母病、宅剔肝和藥以進、病尋

愈、從子明亦刲股療母、及明有疾、明弟浦又刲股療

明、皆瘳、邑令李知退義之、爲代輸稅賦三年、宅家三

世同居、宅之子文厚文廣兄弟友愛、文廣妻求分、郎出之、時有金智深者母得危疾、亦剔肝爲餌而安、蓋慕宅之風而起云、

論曰浦江世多同居、蓋始於何千齡、夫哀有節、而禮不可過、衰麻終身、非禮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傷五臟、犯不測、以巳親疾、亦君子所不許也、然而世衰道微、倫教日偷、與其不及、寧失之過、如陳與鍾、事不必學。師其意可也。

陳天隱董少舒金景文

陳天隱、董少舒、金景文皆蘭谿人、居同里也、天隱爲

人、端重好學、父兄早喪、奉其母馮氏篤孝、母卒哀毀、以卒、時六月、赤日如焚、天隱呼天而禱雲、雲忽、湧起、殺柩、行既登而雲散、廬墓蔬食、顧墓廬爲雉焚所、攜其兄之孤、撫而教之、大觀初、詔旌其門、

黃少舒、父亡、負土築塋廬其左、芝挺出、黃、餘、而、紫、蓋、皆以爲孝感云、雖蔑歷境號聖公、能役陰兵、民咻而歸之、少舒援唐永徽中女子能碩眞與妖伏誅事、綴文、示衆、衆悟、乃相率抗賊、一鄉賴以全、宣和中郡守范之才、上其事、詔恤其家、

余景文、頗豐於貲、好學、與其妻包、竭力事其祖若父、

祖病噎且危、景文禱而瘳、父患痢、又禱而瘳、母喪廬於墓次、中夜、有光照其壟、五色爛然、結廬父墓、蔬食誦梵、鳥獸環聽、風雹環四境、獨不擊其廬、鄉里遇旱、景文禱輒雨、淳熙中郡奏朝旨勸率義役、景文首割腴田、爲鄉人先、郡守韓元吉以鄉有三孝義、表其鄉曰純孝、里曰循義。咸淳四年、邑令沈應龍、復奏其邑有陳天隱黃少舒金景文之賢、詣建三賢堂於學。樹八行碑三賢皆讀書敦行儒者也。

論曰予聞之庶人孝、則澤林茂、淳珍舒、惟草秀、水出神魚、觀夫雲覆陳姬之柩。光燭金氏之廬少舒

築塋瑞芝挺出。孝弟之至。通於神明。顧不然與。

樓蘊周祖仁

樓蘊、周祖仁、皆義烏人也、樓蘊居母喪、櫛沐皆廢、不入戶、廬於墓左、負土築塋、日課三十畚、塚高數仞、芝生、其間五色、縣尺郡太守遣從事勞之、且問狀、謝曰此人子之常、不願旌賞、太史呂祖謙銘、其墓內史龔應之請於朝、從祀顏烏廟、

周祖仁親喪廬墓有甘露降於塚栢

論曰予讀鄭清逸孝友傳、宋時諸孝子、蓋皆有奇徵云、夫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樓氏築塋、而瑞

芝生。周于廬墓。而甘露降。至理開感。則神物效靈。何必致疑哉。

賈南金徐文震吳塤

賈南金、徐文震、吳塤、皆金華人、南金字國寶、端平進士、仕至饒州通判、二親相繼歿、晝夜哭、時或見諸夢、及醒求之不得、輒又哭、遂以喪明、旋卒、徐文震、尙義好禮、兄弟同爨數世、淳熙十年表其居曰義門、丞相劉夢炎、署之曰金華孝友之家、吳塤、家九世同居、妻宋氏嗣徽、夫亡、三孤在膝、舅姑卒未葬、鄰火將及、倉猝不能舉其柩、宋氏抱柩而哭、

賢與俱灰火近而忽滅至順辛未焚其冊

論曰宋太史贊金華十孝子而甯余在焉甯余既登第且宦達矣而孺慕遂哀以至殞身此誠人之所難雖古皐魚大連之賢豈有過哉徐文復之行附載郡志吳塤無有也採諸賢達傳而登之夫同居九世鄉族之盛軌也豈可使後無傳乎志乘之言世所取徵將以闡幽隱補缺亡而遺漏如此

呂皓呂源

呂皓字子陽永康人也少師林大中友陳亮呂祖謙以出粟賑濟受知於倉使朱熹薦諸朝補郡文學淳

熙中舉上禮部、會父兄爲仇家誣陷、逮繫大理獄、皓叩匭上書、理其冤願納官贖罪、且言無使聖世男子。不及漢一女子緹縈。爲歿身憾。翌日下都堂議、宰相白無例、帝曰此義事也、焉用例、由是其父兄與連坐五十餘人、皆得釋、遂絕意仕進、隱居桃巖山講學、父母繼歿、茹蔬廬墓、以終喪、割其上腴置義庄以贍族人、義塾以教子弟、別爲小廩、貯粟以收鄉里之棄兒、當路以遺逸孝友交薦於朝、皆不起、作雲溪逸叟傳、以見志、兄名約、師陳亮爲龍川門人三傑之一、弟源守子中、孝友皆學皓嘗語之曰、克其義以行於家而

及於鄉可也、何必求仕、源君喪盡禮如其志、碑立上
其事、贈通直郎、旌其門、皓子殊、璟進士、有文學、
論曰呂皓兄弟、孝友敦睦、周恤鄉里、聲動朝野、子
孫蕃衍、昌大宜哉、予嘗聞傳旭元以浙江儒族曰。
魁儒辭伯顯逢之後。零替一盡矣。惟孝友之家。子
孫猶盛。有味哉斯言乎。

金從鑑

金從鑑、姓劉避錢氏嫌名、乃姓金、東陽萬歲鄉人、金
氏十三君之祖、而八世同居者也、從鑑自其祖景明
自天台遷居東陽之鬼山、始合爨、歷其子定中孫耆

藻至從鑑同居者。巳四世矣。從鑑號栢杯有良德、東陽諸暨嵊縣、凡姓金及劉、多祖栢杯、栢杯生四子、十孫、再傳二十七孫、又再傳七十七孫、去其祖景明凡八世、皆合爨、當時男女大小及臧獲婢妾、計五百餘人、而家政肅雍、長幼有序、男女有別、治農讀書、通貨賄習工匠、課租納稅、各執其業、起居飲食、衣服賓客、姻戚往來、贈答、各有其式、元祐九年、提刑羅適過其里、歎而美之、爲之序其譜、再越一世。至九世而始分居焉、俗傳七世同居者、以羅序譜時、方七世也、

論曰天下義居莫善於九江陳氏陳氏之家法內

無私貨、無私餼、無私奴婢、男子冠帶、女子脂粉以及寒暑布帛絺纊之給、有常數、娶嫁喪葬、有常制、司其出納、司其酒醪、司其簡記、司其賓客、皆有常職、其所司、月一關於大宗、歲終則會、既會而更年五十以上、日授膳於私室、以優厚之、五十以下、皆會食堂上、男女異坐、必申其教令、爲凡教子弟、必因其材而授之業、有怙過而不悛者、遣之遠方、不得與宗族齒、蓋歷隋唐五代宋凡七百餘年、子孫至三千餘口、未嘗一日變其法、故能如是之久且盛也、夫一巷之市、必設之平。一旅之卒。必申老令。

今合數百人而聚食。豈可以無法哉。金氏其得九江之遺教乎。婺州之義居。自梁何千齡始。繼之者東陽金氏。金華吳氏。浦江鄭氏。而鄭氏爲極盛云。

鄭綺德珪德璋太和欽淵湜洧濟沂楷棠栢

鄭綺、浦江義門之始同居者也、其祖曰淮、自睢來遷浦江之白麟溪、靖康時年饑、鬻田千餘畝以活貧民、民號淮所居曰仁義里、綺之事父母也孝、父獲罪勢家、囚繫獄中、欲置之死、綺愬於州刺史錢端禮、代其受刑、父竟得白、母張氏病手足攣、綺抱持以如廁者三十年、綺將卒、召子孫序立廁下、刺指出血、滴酒中、

以次飲之、鄧天誓曰、吾子孫有不孝不弟不共明粢
食、天其殛之、又手植立而卒、鄭氏自宋至元以迄
於明、同居者凡十五世、皆自綺始。綺之五世孫曰德
珪、德璋、
德珪、德璋、兄弟也、德珪字子潤、以才受薦官龍游丞
德璋字子振、官靑田尉、不赴、德璋以剛直忤物、人或
陷以死罪、當會逮揚州、德珪俾曰、彼所欲殺者吾也、
遂代其行、德璋追及之、爭欲就死、德珪乃以緩語紿
之、夜半逸去、比德璋至、已斃於獄矣、德珪殁、德璋秉
家政、鄭氏自祖漸豐產賑饑、家日落、德璋厚自樹立

興起其家、而齊之以禮法、每晨興擎鐘集家衆謁祠、序揖堂中、申祖訓、退而會食、雖家庭凜如公府、德璋喬殁、于弟環問齊家法、乃張目厲聲曰毋聽婦言、遂瞑、子太和嗣、

太和爲人嚴凝端恪、有鄒魯君子之風、既秉家政、正身以率下、冠昏喪祭、皆據古禮行之、童稚皆孜孜謹信不識廛市嬉戲事、苟違家法、須白者猶鞭之、雖嘗仕宦、有列於朝、皆俯首聽命、每遇節序、太和坐堂上、羣從子弟皆盛衣冠。鴈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稱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

差。見者數慕。謂有三代遺風。至太明、朝廷旌其門曰孝義部使者余闕爲書浙東第一家以褒之。太和善居喪三年不御酒肉、待宗族鄉黨皆有恩、男女化之、各率其職家畜二馬、一出則一爲之不食作家範三卷、太和卒、無子、以其弟文厚子欽爲嗣、

欽字子敬、既生即爲太和嗣矣、然事其本生父母甚孝、母病甚頂灼臂以籲天者凡三、父病醫言人血可療、輒刺血和藥以進、家凡三千指、視之如一、或有疾夜六七起、或竟夕不寐、欽善治家、廣田二千畝、貯其歲入於嘉禮庄以給冠昏喪祭之費、其於疏族、則有

續食之粟、禦凍之衣、鄉里則有推仁之財、免利之穀、勸學之塾、廣孝之阡、庇窮之屋、嘗曰民吾同胞憂樂共之、可不盡心乎、或有難奮身救之、相爭不決得片言慨解、欽喜於聞善、應機如此、苟有錯誤、輒自訟其咎、故人樂告之以善、雖出爲人後、爲其所生親服三年之喪、事其考太和甚謹、太和好學、欽左右之、得一言必籍記而力行之、有僮曰施慶、薰於其德、善事親、得美味即歸遺其母、執親之喪、三年不御酒肉、御史王餘慶書孝童以褒之、嗚呼、今之居親喪而飲醼宴處如常人者、曾鄭氏叔之不若矣、鄭氏至欽同居者

凡七世、至八世則有曰淵、曰湜、曰渤、曰濟、曰源、

淵守仲洧為朱濂高弟子、性至孝、母病逾年侍湯藥扶持保抱、終日不離側、母病革思食西域瓜、既食而卒、後見西瓜輒泣、終身不忍食、訖母喪過哀、得羸疾、繼喪其父、哀、哀絕而復甦者數四、形毀骨立、服除猶哀、遇忌日先期、齋七日、至期哭奠如初喪、殁身不變、鄭氏義居十世、淵視之如一身、凡疾病死喪患難、以身任之、其於他姓、寒者衣之、饑者食之、貧不能舉其子則與之粟、士有遭亂而來者、接而禮之、見通津絕港則造舟為梁以濟之、見道路有凍者、則解衣衣之、

賜則設茗、寒則治湯以飲之、淵攻文不仕、著書明道
宋太史題其墓曰貞孝處士、
湜字仲持、爲人魁偉達、洪武中、家有誣指寄鈔者、罪且不測、時家長濂方在京、湜慨然就逮至京、濂曰我家長也、湜曰罪由我、爭往就獄、上義而釋之、且賜湜冠帶、擬任方面、吏部以無缺員對、即命增設布政司參議官、遂以中順大夫階參福建左藩、舉所知五人、皆爲參議、衆傳至官、去貪黜華奬政、一時號稱神明、
洧、字仲宗淵之同母弟學於宋濂通經義文詞斐然

淳篤恪善君子也洪武丁卯、以耆儒監生坐罪、事連極長、兄濂名在籍、催重役、將行、治曰此行萬無生理、兄以八十之年、行數千里死於途、鄭氏爲無人矣、弟請代至京竟死、縉紳哀之私謚貞義處士、

濟、濂之弟也善屬文、洪武二十六年、尚書嚴震具其家世孝友積行以聞、上特遣官偕拔其家子弟二十以上者二十四人赴京選用。遂除濟爲奉議大夫左春坊左庶子、

沂、字仲與洪武丙子特選至京、拜禮部尚書階資善大夫、尋告老歸休、是時同居者凡八世至九世則有

曰楷、曰棠、曰栢、
楷字叔度、與其弟棠栢皆受業宋濂之門、蜀王聞其賢、奏除王府教授、王以賓師禮之、賜號醇翁、宋太史濂塟夔州、楷啟王爲遷塟成都、命其孫恪館於墓側、給田供祭、年老辭歸、
棠、字叔美、棠兄弟皆以文章有名於時、而棠尤善騎射、永樂初與纂修大典、書成、銓試第一、除翰林院典籍、仁宗爲太子、監國南都、棠以名儒膺選、進講敷陳從容、谷待優渥、秩滿陞翰林院檢討、
栢、字叔端、號淸逸處士、隱居積學、宋太史竄蜀、欲其

所皆以授梓、有付予斯文之類、梓者再不一、俱分所
門有金華賢達傳、鄭氏多賢且顯達不盡錄、錄其表
表者、

論曰予讀鄭氏世譜、其主家政類皆賢而有才者
爲之、不必皆宗子也、其人類多慷慨樂善、好施予、
賑貧濟乏、動以千百計、豈其皆出之公庫哉、卽同
居之中、亦時時有推解衣鉢之義、以爲不蓄私財、
亦未必然也、其初皆敦龐淳茂、倜儻奇偉之士、既
有以創設其規模、而強幹精敏、又能廣置高貲、市
田宅以爲永遠無窮之計、使子孫有所恃以立、至

四五六七世、仁聲義聞、傾動朝野、有司之褒稱、大臣之表揚、天子之旌奬、無歲不至、蓋有以風厲而鼓舞之、雖當亂世、經禍患、而其家不毀、又其所交皆一代魁儒。始則有如謝翺、方鳳、吳思齊、以爲之客。繼則有若吳萊、柳貫、宋濂、以爲之師。而王禕胡翰方孝孺之屬。往來遊處其間。相與談說經史。揚推古義。善氣浸潤。人人有上君子之行。至於明祖龍興、一門子弟、聯翩登朝、入侍經筵、出乘使節、簪紱之盛、遂冠東浙、夫明聖相傳、作述相繼、不能必之帝王之胄、天下之大、豈無名門右族、或一再二傳

而替、或三四傳而替、至於一十餘世中、更涂桑陵谷之變、而鄭氏之家英人傑士、前後峻發、踵武相接、力能使其家聲門望、所傳愈遠、而其道愈光。得非天道神明。有以默佑而隱相之乎。余甞學博楊德周曰、義門鄭氏、家有神、每祭必於中夜、家長率子弟以次序立、薰蒿悽愴中、鬟光閃閃、時覩其形、或作人語曰、吾天地間忠孝鬼也、昔至江州、今奉帝命爲汝家依表、汝愼毋爲非以取禍、鄭氏建神尭閣以奉之、夫孔子不語怪鬼神之事、儒者諱言之、然安必果無乎、又聞明太祖甚隆鄭氏屢貴其

子弟、皇后馬氏曰、妾聞鄭氏食指數千、彼欲爲陛下之事、何所不可、太祖心動、召鄭氏子弟、問以家政、對曰、謹守祖宗之法。不聽婦人言耳。太祖、默笑、而止、又聞建文君遜國時、有侍書鄭洽從之亾、既歸、建文君常往來其家、因有誣其反者、文皇帝使人偵之、將至之前三日、堂中、榜無故自墮、而碎、榜故建文君御書也。鄭氏歷事列十櫃、經史櫃五以訓後、兵器櫃五以禦盜、勅使忽至、發其櫃視之。皆經史也。遂不盡發。既莫可蹤迹使者復命。乃析誣者、若此。豈非神之所爲乎。易曰自天佑之、吉無不

利、假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吾於鄭氏見之矣

黄逢源黄宿黄瑭黄讜王澄

元黄逢源、浦江合溪之同居者也、逢源字資深、與兄逢吉弟逢昌、相友愛、蓋自其祖圭以來、至逢源兄弟、各有子、至十有餘人矣、同居共爨、内外長幼之間、秩如也、貨財出入、一錢尺帛、必咨禀而行、於是以其齊家教條、鑱諸石、子孫遵之、罔敢越同居者凡七世、逢源子曰宿、

宿、字仲昭、學於蕪伯衡、又遊於宋學士濂之門、以文詞稱、洪武丁卯、伯父逢吉以非罪陷重刑、宿挺身代

行、死於途、鄉里哀之

塘、與謐皆合溪黃氏也、塘事親孝、父陶以累當赴京、塘代之行、克廣西軍籍、歸取貲、則塘子保代之行、殁於廣、保娶妻陳氏、甫歲餘、生子岡、守節而教之成人、爲謐與從父宿同學於蕪伯衡、謐爲人慷慨孝友、能濟人之乏、解人之紛、其父隆爲讐家誣陷、會逮京師、謐從白其寃而卒、

王澄、浦江深溪之同居者也、其先出於烏傷鳳林、太常少卿王萬之元孫也、澄以忠厚爲家州里之無告者、煦之以仁、人愛戴之、不啻若父兄、瀕終集家衆言

曰汝曹能同居如義門鄭氏乎、吾瞑目無憾矣。言訖

而逝。從之子曰子覺子麟子偉、各有子踰二十人矣、

子覺與子麟合謀、名子姓謂曰、一體之分、散爲九族、

痒痾疾痛、舉切吾身、收族而聚居、是謂敦本、離宗而

自私、是謂乖義、古之道也、今吾家相傳四葉矣、和孺

之樂雖殷、管攝之計未建、庸非缺典、吾父有遺言、欲

效鄭氏、今其家法具在、吾將損益而行之、何如、於是

其子應念等踴躍承命、遵而行之、同居者凡七世

論曰、宋學士濂有云、陳文毅公亮至浦江、觀其人

士樸茂淳質、稱書傳所載、古者禮義之俗、殆不過

是、其言信不誣矣、昔者成周之世、九夫為井、井方一里、而一夫當受田百畝、其家衆男為餘夫、亦受田二十五畝、賦由斯而出、夫由斯而定、其勢不得不分、當是時未聞有同居累世者也。其相親相恤之政。則有宗法存焉。前王持世之微權。蓋不得不爾也、自夫封建宗法之制壞。九族之親、漫焉不相統屬、儼若秦肥之視越瘠、仁人義士。乃於服盡情遷之時。綴之以食而兆殊。事雖有興於古。不猶行古之道與。浦江最爾邑以義居聞者。義門鄭氏外。又有深溪王氏、合溪黃氏。古者禮義之俗、夫豈有

越於是哉、文毅公之言、至是益可徵矣、
宗阯應綱潘琢王晁吳滄徐克仁龔雲朱玏倪
大游陳文言姚守仲陳楙盧懋光朱孔雲陳
萬年
明
宗阯金華縣人、父殁廬墓三年、母陳雙目喪明、阯
每旦出郭汲溪流滌母目、滌已則以舌舐之、目復明、
母既以壽終、卜葬雨甚不克葬、阯號泣呼天、天乃霽、
既葬復廬墓三年、天順朝有司上其事、詔旌其門、曰
孝行、阯以國子生、授官知瀘州、
應綱、永康人、字恆道、少孤、母胡氏守節撫之、既長爲

諸生、倫極孝養、母病不食、綱亦不食、母病愈食、綱乃食、成化七年、省試歸、渡錢塘、舟覆、浮沉水中、念我死誰爲我奉寡母者、若或援之、得不死、後膺貢爲歸德訓導、迎母就養、孝益篤、母殁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廬墓終制、詔旌其門曰節孝

潘璵、蘭谿純孝鄉人、性至孝、父喪哀毀骨立、酒肉不入口者三年、母得痺疾、璵侍養惟謹、櫛沐以時、抑搔撫摩、必得其意、母厭久臥、則爲輭輿、與弟舁之、惟其所適、如是七年、母殁廬於墓九年、有司禮爲鄉飲大賓、顏其門曰孝行、

王兆東陽人、居貧養親、誠意曲至、母病與衣市鴨以奉、割其股得白金焉、如其直母卒廬墓終喪縣令張立雪夜往察之、兆方偃臥草屋中、寒齒相擊、猶聞嗚咽聲、令乃歎異、即分俸給之、正德間、司府交旌、顏其門曰、孝子之門、

吳滄、東陽人、幼喪父母、陳守節撫滄、比長母歿廬墓三年、又以孤不得事父、復廬墓三年、嘉靖初至京乞旌其母、舟過楊子江、颶風作幾覆、滄泣而籲天曰、滄死何足惜、滄死、母之節從此泯矣、有大舟至、繫其尾得免、至京錢乏、疏不得上、還至淮、遇鄉人之爲禮部

從事者、復隨之京、上疏、竟得旌、後數年、併旌滄爲今其里爲節孝門、

徐克仁、東陽人、母病不解衣帶而侍疾、比卒、葢城東廬墓三年、父病侍養、醫禱之勤、亦加之、比卒亦廬墓三年、相傳有甃虬馴兎之事、有司上其事、賜旌表與吳滄、稱東陽二孝、

龔曇、義烏人、性至孝、年十七父病、竭力侍養、比卒、哀毀骨立、事母尤謹、四十年不倦、母卒廬墓三年、有司以聞、詔旌其門、賜八品官、復其家、後配享來慕廟、

朱助、湯溪人、性孝友、母卒廬墓歸、家毀於火、其廬事

有師茱堂、脇出於灰燼中、若新。黄鳥巢其衔栢樛枝中、乳下將雛。馴而不驚。守犬癩、犬子卽食哺之。時人以爲孝感三異。助爲人慷慨、出粟貸貧、不收其息、或索債甚迫、則代其償焉

倪大海、永康人、恙不及事其父而事其祖矣、祖病侍奉惟謹、哭而籲諸天、願減巳壽而壽其祖、祖乃痊、至九十而終、而大海猶哀甚、廬墓三年、繼母李患癱、大海爲之吮癰、及歿亦廬墓三年、大海饒於貲、歲饑餓者、予粥、死者予棺、族之貧者、則割田貯諸廩而贍之、有司以聞、旌其門曰孝義、

陳文言、義烏人、父以罪繫獄、及讞、請以身代、後父死廬於墓三年、有蛇鼠之異、

姚守仲、永康人、父病刲股以救之、父歿、廬墓三年、屢經旌表、

陳株、金華水北村農人也、幼失其母、已復喪其二兄、孑然孤生、事其父甚勤、父病痿、臥起飲食扶持而保抱之、或遇大寒、夜則溫以火、日出則負諸墻隅曝之、煖則解其衣而捫其蝨、爬搔其痒、多方以順適其意、父歿、則取其傭之直以給喪葬焉、既葬、築土屋於墓以居、朝則出傭、夜則投墓宿、每食則奠諸墓前、或寒

月陰晦、嚴風括地、雪飄飄亂下、則哭曰、父得毋寒乎、如是三載、忽自念曰、泉下誰負吾父者、遂溺、墓前池水死焉、東陽斯一緒爲之記、

盧懋光、東陽人、年十二、母杜氏疾、侍湯藥不倦、漏三四下、猶守母側、母揮使臥、則以器覆燈、默倚牀稜、聞母鼾聲、乃寢、病且劇、懋光乃挾刀潛至無人處、嚙其股割之、暈而蘇、覓肉無所得、則哭、肉乃從口中出、和藥以進、病稍愈、歲餘母卒、懋光哭不輟、惘惘然若母之復生、而如將見之者、比葬、乃大慟、既畢葬、父挽之歸、哭曰母在此、兒何忍歸、固挽之卒不可得、則爲

結茅以居、家人進膳、則蓬首垢面、孑然荒廬中、越數日、則一爲櫛沐食或不繼、則取所餘麥餅啖之、凡四載乃歸、初有一物、似狐夜臥墓下、若守塚然家有畜犬、晝夜依懋光不去、至期將歸乃斃、懋光裹以麻衣、葬之墓側、

國朝朱孔雲、義烏人、博士弟子也、童子時母孟病、孔雲侍湯藥、歎猕撫摩不解帶者三年、無倦色、母卒廬於墓所、朝夕哭、群鵲鳴繞其廬、既除服、爲諸生、追慕不衰、縣令于漣具其事、請旌、學使者、詳於巡按御史曰、儒童朱孔雲、事親具色養之誠、廬墓感靈禽之異、

愈久而行彌篤、既殁而慕不衰云
陳萬年、義烏人、在童子時、事其父惟謹、父病、手調湯藥、嘗而進之、不解帶而侍疾月餘、病日劇、萬年乃焚香禮斗、願減已筭以延父命、因割股和藥以進、父復甦、越數月仍卒、萬年哀痛骨立、築室於墓、懸其像哭而奠之、事繼母至孝、順治閒、闔邑以孝行舉、未獲旌、
論曰、廬墓禮乎、夫禮、孝子既葬、則反而虞祭、不聞有廬墓之禮也、曰、有之、有之則自孔子之弟子始也、夫弟子不忘其師、猶且築室於場、或三年、或六年乃去、豈以人子有三年之愛於其親、而獨不然

乎、昔者曾子問三年之喪何也、子曰、稱情以立文、凡天地間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大鳥獸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迴焉、鳴號焉、蹢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豈有父母委骨之處、而不爲之徘徊依戀其側乎、夫生者處堂室。死者處曠野。情固有所不忍。至於春秋草序。草木變衰。天地晦暝。風雨號之夕。霜露雩之晨。每一念及。則悵然欲往。故與其槐塊於家而哀亾者之在土。不如朝夕於塋塚之爲適也。故聖

人不著處衆之禮于經者。所以準情而立恒俗之中制。而孝子之抱至性而逐哀者。禮固有所不能節也。

李悅盛本源郭用賢葉恬葉怡章瑗度王應麟

趙忠敬

宋李悅、字公愉、東陽人、幼與兄懷避亂、匿山中、懷被獲、將加刃焉、悅急從灌莽中出、曰吾兄也、非殺、願殺我、賊睨刃欲殺之、傍一人曰此義人不可殺、我將白諸佛、時賊首號佛也、須臾佛出、曰小子何故求死、悅跪曰、非不惜死、不幸父母連喪、遭亂未舉、願畱兄以

發且兄有弱嫂幼子賴以活我幼無能請代死佛義而兩釋之後壁冠破婁劉忠獻述古以悅為幕官一日俘獲數百將殺之悅曰脅從罔治概戮之慈非弔伐本意劉用其言多所全活

明谿本源金華人洪武中其兄本道以詿誤論死本源曰兄未有嗣未可死我有子女四人可以死矣且兄在吾即死何憾慨然就吏竟死聞者莫不歎異杜長史桓為之作傳

鄧用賢東陽仁壽鄉人洪武初其父仲達以才能舉典倉事遣運給軍食猝急中不能接濟相與那移有

伺隙而發之者、論死用賢始壯、日我父無罪、直其事於有司、不可得、遂以身代死、鄉人憐之、立廟祀焉、志其事於碑、尚存、

蔡恬蔡怡、翰林院編修伯衡之二子也、洪武朝、伯衡以職辭禁近出爲處州教諭、以牋表觸諱論死、恬與怡叩登聞鼓院、乞代死、帝怒、父子三人俱被刑、

章瑗慶、蘭谿人、楓山先生之後人也、明季方國安兵潰、所過抄掠、執其父有成痛加榜索、有成不能忍、則投身於井、瑗慶急、亦躍入井中、載其父出其首於水、鄉人救之而引以繩、有成援繩而上、再引瑗慶、則已

絕矣黃閣學機為作孝子傳

王應鱗義烏人明末兵亂隨父出避父為遊兵所執拷掠以求貨無有將殺之應鱗抱父哭延頸承刃求活其父賊即殺之父得釋

國朝趙忠敬年二十二為邑諸生趙氏之彥也趙仇者趙氏之無賴子也或相趙趙仇曰是人有怪相他日五官缺一則數萬人命在其手矣忽囓蝕其鼻鼻隳趙仇於是往往為大言忠敬之父為文嘲之順治初趙仇去為賊聚徒數萬執忠敬之父縛之或勸忠敬逃忠敬曰父死吾何行如之跪求代死甚哀賊乃併

其父殺之

論曰人之所遇、顧獨不有命哉。予讀金華作邑志、鄭氏黃氏兄弟外、代死者凡七人焉、蓋本源郭用賢章瑗要王應麟、代死而脫其父與兄之死者也。趙忠敬、代死而父子俱死者也。李悅代死而弟兄俱不死者也。蘊恬、蘊怡、代死而父子三人俱死者也。其中蓋有命焉。嗚呼恬乎怡乎。孝哉。使其遇與大帝。不且與斯敦兄弟。聲施千古哉。

趙滄蔣仁益傳文權

明趙滄、字宗淵、東陽人、幼喪母、繼母私其所出、薄與

淪、不足給饘粥、淪出遊學、母虐其妻、鎖之空室、備極窘辱、至死無怨言、十應舉、始領鄉薦、以母誕辰遂不赴公車、母病瘋、朝夕侍湯藥不倦、母乃悔、父母相繼殁、哀毀兼至、友愛二弟、盡推其田廬之美者以與弟、而自居瘠陋、天台侯三峰爲之作傳、比之王祥云、淪居鄉多善行、嘗得遺金、驗其主還之、

蔣仁蓋、東陽人、傭賃以養親、惟勤、弟有廢疾、養之終身、略無厭惡之色、

國朝傅文權、義烏人、六歲喪父、奉其嫡母、母貧無以爲養、文權拾薪道上、易米以給食、順治間歲饑、於是文

權十歲餘矣、入山採蕨以供用、虎尾其後、無名見之驚且喊、問文權、文權不見、鄉人異之、母病醫不效、則叩天乞以身代、頭觸地幾裂、母旋愈、母又患目疾、幾喪明矣、文權舐以舌、一年而明復、寒則溫足、熱則扇枕、以至於終、母既終、水漿不入口、哀毀骨立、邑令王廷曾請旌、巡按御史張鵬翮、書孝行維風、以表其門、

論曰予讀金華郡邑志、以孝著者、何其多也、而代死廬墓居其八九云、盖代死則事奇而聳聽、廬墓則迹顯而共聞、至於處庭闈之中。承歡菽水。情意懇至。名譽昭彰。施於門內。達於鄉黨。父兄交稱而

外論無間。非純德至行。其孰能之。嗚呼宜其難矣。

王世名

明王世名、字時望、萬厤間武義人也、父曰良、與族子俊者醉而語相失也、俊築其脇傷、世名時年十七在學塾、馳歸而其父死矣、諸宗人集而爲之居間、命俊割腴田五十畝予世名、使世名弗仇、世名泣以告其母、母曰姑受以塟若父、世名受以塟其父畢、絕不言父死事、而其仇俊益暱世名、歲時有名、世名輙往歲計其畝之所出、與其飲食於俊者、度爲錙幾何、則封而志之曰、無食仇餘、越三年、補博士弟子、又二年、舉

下、然意世名且忘之、即其母亦意其忘之、並供養
後齒已矣、而世名則自父死後、即治一刀、銘曰報仇、
佩之、繪父像懸之密室、朝夕拜、拜已輒泣、妻問之不
答、既舉子、曰可完吾事矣、時時挾刃伺俊所至、一日
俊飲他所、沽醉歸、世名迎擊、遂刃之、斷其頭、告於父
之像前、提以詣官、請償死、且出其所藏錄曰、此仇衄
出也、又出其他錄曰、此所以償仇食也、願併其衄還
之、令義之、俾浮繫羆譙上、具其事以請、監司檄金華
令汪往勘、汪曰良於俊爲從父、法毆從父死者斬、世
名殺當斬之人、當從末減、然必檢良而後成獄、檢有

日矣、世名曰、吾所以忍死至今者、不忍辱吾父也、豈可以吾故而柝吾父骨、遂自樓投下、不食積十日而死、世名未死、其妻俞氏請先世名曰汝死孰養而姑者、曰有叔在、孰撫而子、曰如是遲我三年、當從子乃移其夫柩、置榻前、飲食必奠、三年既免喪、姑議欲還柩於外、俞乃大慟曰、死則至矣、我當與俱、理第試督扼吭而絕、時年二十有二、

論曰楊德周云、漢和帝時、郎人董黯少孤與母居甚孝、鄰母之子曰王寄無行、兩母相見輒各言其子、寄恨董母之譽兒、以彰已過也、毆之柔手鄰、母

衆被臥跪問故、母乃言、爲寄所辱狀、遂卒、孝子悲甚、默不言、夫何王母卒、且甚、孝子於是焉、乃亦寄以祭、諸官請罪、事聞於朝、帝釋弗誅、且加旌焉、乎觀世名事、與黥類、惜其時讞獄者、無術以生之、必欲檢覘軀孝子於死也、然使世名不死。則迹不顯。氣不烈。惟絕吭一瞑。既有以報死父於地下。而不枉有司之法。於是乎千古稱孝子爲。天作賢耦。與之俱盡。嗚呼烈哉。吾聞世名未復仇、見舊日師友、輒避去、既殺俊、曰、吾乃今日有顏而立於世矣、時俊之子方幼、相從質獄、世名見之、輒淚曰、我不幸

遇爾父、汝又不幸遇我、噫、悲矣、

趙忠番

國朝趙忠番、字翰鄉、東陽人、父純壽、廩生、晚得瘋疾、雖視聽不廢、而手足俱痿、口哆不能自飲食、生二子、忠番次子也、少讀書、時方喪妻、乃棄舉業、不娶、募餅師張肆、而以賣餅營生、得專志於養、每日旦而起、審寒煖之節、扶其父於床、授之衣而對貼之、衣已、扶而坐、以褥按其體、撫其背、徐引其手而微搖之、曰安乎、曰安、乃奉匜而盥之、盥已、奉巾而拭之、拭已、乃往貿易、米已、有呼於肆者、弗往也、朝而進食、舉其器而飼

之粥盡、飯其餘、併其漸食之之粥棄、日中食如之、日暮食亦如之、有頃問曰、寢乎曰、寢則以次解其中裙履襪襦褲、惟謹視其寒煖之節、而寢處之、問曰安乎曰安、乃去、事已則同寢、而搔摩之、大小之便、皆以力助之、不但舉其溺器而已、或猝有所需、不能大呼、則置響器於其側、小扣輒至、父性喜書、必求其所悅、開卷而列其前、度罷、則翻其版、一切宗族酒席、招呼皆不赴、十年如一日、凡忠番所為、至細碎、不可盡述、父於彌留之際、作遺筆與之、字皆塗鴉、約略可認、其族人香砂先生、跋其後、至下淚、蓋年老思孝子也、予讀之

亦下淚、蓋年老欲盡孝而不能也、忠番事其尊人旣終、三年服除、乃續娶、

金璋

金璋、字之介、東陽人、貌皙而偉、美鬚髯、康熙癸酉中右科、以鹽策治生、行塩台所、時仙居令范公、去官虧帑鑼誚、以三百金代完之、乃得去、時皆稱俠士、而家遂落、不能復行鹽、爲人寬和恭遜、邑中無論老少男婦、皆呼之爲老佛、弟曰璐、字玉汝、邑諸生、伯仲友愛旣析爨、通財如一家、或製鮮衣必二。一自衣。一以衣弟。至省會市可喜之物歸。則均分子姪。無少異。一盂

之蔬、一樽之酒、必呼弟共之。客至設醴、弟或不在坐、郎不樂。或弟授徒至館。則送之於路。忍淚而別。豫訂歸期、及期則逆之於路。時或幽憂沈悶。弟至輒釋然欣悅。自少而壯而老。如一日。弟髮已種種。猶呼弟弟如兒時。論者謂之介慷慨類矯、恭遜類過、至處兄弟、雖起古人於今日、不能違過、郎登之國史孝友傳、又何愧焉、

張成珪

張成珪、字鎮玉、金華人、少失學、年二十、四、讀、論、語、躬、稼、養、親、事二人、服勞奉養、一遵於禮、母喪寢苫枕塊、

茹素三年、宿不入內、旣而廬、於墓、服闋始歸、其鄉稱如此、金孔塒居近、言其廬墓時、持畚掘土營塚甚詳、其鄉評殆不虛、予至藕塘、適過成珪、與盤桓數日、貌恂恂言動舉止、纖毫無失、非其平日讀書治行、久而成熟者不能也、人之讀書、以求名也、讀書而躬行首。及孝弟養生送死克盡其道者實鮮、成珪無師友之功。且耕且讀。矢志於聖賢之業。求之於今。殆不多得。故列之於孝友云。

蔣哲

蔣哲、字睿先、東陽人、天性醇樸、事親以孝聞、俄而父

毋相繼歿、哲哀毀骨立、廬於墓側者、凡六年、既除服
每一飯到口卽悵然思親、饌者不樂遂茹素終身雖
正初、郡縣賢良方正、以年老辭不赴、歲壬子出貢、例
授訓導、亦以年老辭、蔣氏世居黃前畈聚族千餘凡
橋梁亭道皆以身先其事其或有同宗凌競反脣相
詈者一、聞哲履聲、卽寂然、止諠苟非盛德、何以致斯、

論曰、張成珪之孝行得之鄉論者也若蔣哲則平
生初不欲以孝行著至於身歿其鄉族道其廬墓
事甚悉而哲之孝亦見要之孝行果實則成珪之
鄉論非譽也將以不沒人之善也哲雖不書著而

其實不容沒也故仍核而登之云

吾邑廬墓未及載者康熙初湖溪張國諫字直之孝友素著親殁塟於缸窯背直之廬於墓側時有虎患咸勸之歸乃架木松梢結巢而宿父母各廬三年而止

近時又有古嶼頭李正馥者字芳遠業儒而工詩文母老病正馥孝養備至及殁而塟遂結茅而廬焉妻方產難招之使歸正馥號泣不顧而妻亦免於厄山中人感其哀恫以蔬米餽遺者不絶今已二載餘矣俟其畢期當為補傳云附誌於此

王丙翁

王丙翁、乳名黃兒、永康人、穎敏仁孝、爲鄉黨所稱、邑諸生王集東之子也、年十七、試藝即爲同人所推賞、雍正辛亥、族有凶人拒糧逸捕、使人叩集東、求代免。所使不赴。集東不知。凶人、即礪刃、曰、讐在此矣、賺其出而甘心焉。丙翁以身翼庇其父。刃出於脇、負痛而隕。金郡教授秀水諸錦作詩以哀之、其略曰、有美一人、宛宛矜嫵、弱不好弄、動必有序、十五通經十七角藝。以身翼父應刃而斃。嵇紹之衣。長。之碧。千年作。忠孝亦準。昔其明年凶人棄市、邑令何公以丙翁代

死孝行中雋而請旌焉